

二月初的风像拳头般，砸在了林姑娘的脸上。到了月底，风又成了打在脸颊上的巴掌。来上海三个星期了，林姑娘还是一大早就起来洗澡。她觉得，身上一直有股鱼腥味。早上洗澡好啊，鱼还没睡醒，摆脱它们不是难事。可她一死，他们就在地下齐刷刷地等着她。两颗白眼珠，一张红嘴巴，把她吃得只剩下骨头渣。

关于人死后，是炸了烤了还是生吞了，林姑娘不太清楚。在抖音上，她看过韩国人吃章鱼，觉得中国人还是挺温柔的。后来，在微博上，她看到了日本人体盛寿司，又觉得咱中国人要脸，有面子。结果没过几日，在今日头条上，她看到了广州的狗肉屠宰场。她哆嗦了一阵，把今日头条卸载了，仿佛它也是同谋。

林姑娘觉得，上海是她的同谋。她就喜欢上海，红的上海，蓝的上海，西装笔挺的上海。她就是上海人，前半辈子迷路了而已。现在，她离开了云官镇，上海准备和她联手，把她那些破烂的、摇欲坠的、鱼腥味的过去通通杀杀掉。

洗好了澡，林姑娘换上一身玫红色西装。这是她刚来时，在上海的一家精品店里买的。她就喜欢玫红色。二十多年前，她那个上海的表姐回云官镇，就是一身的玫红，镇上人的眼珠子都转得咣当响。林姑娘一直期待着，总有那么一天，他们的眼珠子，会因为她的归来而噼里啪啦地掉下来。

林姑娘戴上精品店买的原单迪奥墨镜，甩甩头，太阳就被甩没了。正是上班的好时辰。林姑娘喜欢这个词，“上班”，此上班非彼上班也。当年她在供销社做计量员，供销社没了，又去了造纸厂做工，把自己的腰压弯了，这个叫“谋生”。因为是谋生，所以要付出代价。上班就不同了，上可，下也可，多自在，多适意，哪怕只是个保洁员。林姑娘推了推墨镜。在黑色镜片的作用下，上海蔓延着一股说不出的流光碎光。

来了，凯瑟林？安吉拉热情地喊着。在上海的公司，人的名字都和云官镇的不同。安吉拉，莫妮卡，伊利亚，薇薇妮可。这些都是她们小年轻的叫法。安吉拉人美嘴甜，说叫林姐太普通了，就叫“凯瑟林”好了。林姑娘星星乎乎的，没想到一来上海，跟了她几十年的名字也变了，变得洋气了，国际化了。她昂着头走在上海的街道上，想着哪天，把昆子也换了，找个英国绅士，与国际接轨。

和昆子没啥话说。他肯定无法理解“凯瑟林”的妙处。他一天到晚游走在鱼群里，逮到一条杀一条，头上发梢沾着莹莹的鱼鳞。要是到了晚上，还不把吓到了，浑身银闪闪的，乍一看，还以为哪个鱼塘的鱼王索命来了。

真是着得鬼。林姑娘绕着兰花指，想把墨镜摘下，修长的中指一勾，墨镜架到了鼻尖处。来者何人？不正是公司经理盛如风吗？林姑娘微微一喘，好一个心肝宝贝乱跳。这个时刻，她要是患上了什么哮喘，心绞痛，迎风倒就好了，她这么袅袅一扶腰，就落在盛如风的怀里。盛经理轻轻地托着她，她也将两只小手抽出了玫红色的西装，妥帖地安放在他的胸前。

如风，你该换个领夹了。林姑娘捂着脸羞，对空气说道。

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一座不夜城……放下拖把，林姑娘脚步轻巧地走在淮海路上。走那么几步，就到了上海市人民广场。霓虹一点又一点，可把林姑娘看呆了。以前，她表姐对她说过，她就是在这里看到外国人的。外国人像鸡鸭鹅一般被塞在卡车

上，沿街的人们大喊着“古德莫宁”，前面的人被踩到脚了，还不忘朝警戒线外大喊：“好堵又堵！”林姑娘问样，外国人啥模样？表姐说，白嫩仔鸡一样，细长的腿，金色的毛发，眼珠像个蓝心的弹珠。林姑娘陷入了深思。她觉得，嫁给一个白嫩仔鸡，总比嫁给镇上那些歪脖子公鸡好。表姐似乎看穿了她的心思：想什么想，他们去人民广场转了一圈，又被卡车拖走啦。林姑娘眼轱辘一动：怎么着？有人摸到他们手没？表姐横撇了一嘴：广场上跳舞的，可是排练了三个月呢。林姑娘又陷入了深思：摸一下手就要排练三个月，那亲一下嘴呢？结一个婚呢？林姑娘摇摇头：古德拜！古德拜！

凯瑟林，凯瑟林！身后响起了安吉拉的声音。凯瑟林姐，我约了美容院做脸，那边还有调理身体的项目，马上就要三八妇女节了，有优惠活动。怎么样，一起啊？

在上海的街头，玫瑰香的安吉拉挽着林姑娘的胳膊，朝着灯红酒绿去了。林姑娘嗅着安吉拉的香水味，又抽了抽鼻子，生怕一口气吸走了她的魂魄。上海姑娘就是好啊，冬天都在穿裙子，长得细的白的腿，看起来像白鹭大迁徙。迁到哪里去呢？迁到古琦去，迁到香奈儿去，迁到寸土寸金的陆家嘴去。

安吉拉换上一身睡服，平整无误地躺在了床上。林姑娘也讨了一套睡服。美容小姐在安吉拉的脸上抹来弄弄，另一个美容小姐让林姑娘躺过来。林姑娘要的是身体调理套餐，三百多块钱呢。不过，店家说，有三八活动。林姑娘翻了个身。美容小姐往她身上抹油，火辣辣的。林姑娘刚想唤一声，小姐的手在她身上拓展开来了。这边是鸭绿江吧，这边是珠穆朗玛峰，这边是爱琴海，这边是好莱坞……林姑娘低低地吟唱着。倏地，小姐的手探入了东非大裂谷。林姑娘一个激灵，反身甩开了她的手，弹坐起来。小姐惊道，怎么了？你？林姑娘吭吭吮吮地喘着气，抹掉额上的汗珠：伤，有伤。

林姑娘的腰伤，不仅仅是被纸张压弯的。还有个男人。这个男人不是昆子。当年，她和农科站的农科员好上了。结果，她怀孕了，农科员家里不同意。林姑娘腆着大肚子追他，大冬天的，农科员往莹河里一跳。林姑娘对着河水大喊他的名字，他却游到了河对面。林姑娘作势也要跳下去，镇上人拦住了她。推搡着推搡着，她孩子没了，腰也坏了。林姑娘不为她的第一个孩子感到惋惜，她只为没跳下去感到惋惜。如果那天她也跳了河，人生有了分岔，说不定她早就回上海了。

那个全身调理项目，林姑娘也没做完，店家要了她三百八十八元。林姑娘说，不是有三八活动吗？怎么还这么贵？店家说，活动是第二位半价，那边躺着做脸的姑娘，已经付过她自己的费用了，半价。林姑娘啪地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美容小姐用补水仪往安吉拉的脸上喷水雾。

凯瑟林，我快好啦，你等我会儿，等会请我喝奶茶。安吉拉说着。美容小姐剃去了她嘴角隐约的唇毛。

林姑娘没喝上奶茶。她觉得，腰疼的时候不要喝奶茶。安吉拉也没喝奶茶。听说，奶茶会刺激唇毛疯长。安吉拉挽着林姑娘的胳膊，晚风徐徐吹来。林姑娘感觉自己年轻了二十岁。如果她回到那个年纪，她一定会离开云官镇，去电影院卖瓜子，去百货大楼卖皮鞋，都比嫁给一个杀鱼的好。林姑娘深吸了一口气，安吉拉身上玫瑰花香得浓郁。这个仇恨就是这样，永远有人比你年轻二

十岁。

许是安吉拉觉得有些愧疚，第二天，她就带来了一副塔罗牌，说什么都要给林姑娘算算。林姑娘不老土，她听说过塔罗占卜，但从没有见过真的。

你跟我来，安吉拉把林姑娘带到茶水间，让林姑娘脱下了袖套。安吉拉掏出了一块白水晶，一束月桂叶，一根白羽毛。她让林姑娘捧着白水晶，白羽毛插在她的发丝间，用月桂叶沾了点水，唱着歌，穿过水杉林，就到了坟地。那里有她的妈妈。她想和妈妈说说许多话，而且都是夜里才能说的悄悄话。她还会唱歌给妈妈听。

好了。安吉拉拉开了塔罗牌。你闭上眼睛，想着你最想问的事，然后抽三张。

林姑娘抽了三张牌，分别是命运之轮逆位、吊人正位、皇后正位。

安吉拉思考了一会，告诉林姑娘：凯瑟林，第一张意味着你的过去。你过去运气不好，有过很多次挫折，一些东西被破坏了。第二张是你的现在，你处于人生的转折期，向左或向右，都影响着你的以后，但生命力会引领你重生。第三张意味着你的未来。你是一个充满力量的女性，你会有很大的成就，婚姻也会非常美满，是一个进步的、有感染力、有影响力的人的女性。

太准了！林姑娘紧紧抱住了安吉拉。谢谢你，姑娘，你真是一个好人，好人一定会有好报，我真幸运，能有你这样的朋友。

安吉拉掸了掸衣服上的灰，收起了塔罗牌、白水晶、羽毛、月桂叶。似乎觉得很脏似的，她洗了好长时间的手。

林姑娘套上了袖套，开始拖地。盛经理不在办公室。她为他抹干净了桌面，擦干净了橱柜，又将烟灰缸洗了三遍。她哼着欢快的小曲，将烟灰缸晒在窗沿，目光却落在了盛经理桌面的瓷杯上。听别人说，这是骨瓷，价格昂贵。上海的大经理，怎么可能用大路货呢。林姑娘捧着脑袋，摇了又摇。昨晚，她躺在床上，看完了《霸道总裁夕阳花》，讲的是个年轻有为的总裁爱上了比他大十岁的女人。这个女人，中等姿色，学历不高，家境普通，却有一眼似金子还要善良的心。菩萨总是保佑心地善良的人的。林姑娘对自己说。小说里的女人，经历了离婚、失去抚养权、丢失工作的过程，终于在她林姑娘这般年纪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总裁说，一辈子太长，要和珍惜、知足、善良的人一起过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小说结尾，女人闭上了眼睛，等待着总裁的吻。

等林姑娘反应过来，盛经理的骨瓷杯杯口已经吻上了她的嘴。不是她要吻的，可能是磁场问题，也可能只是天意，

命运，挡也挡不住的缘分。林姑娘笑得花枝乱颤。安吉拉都说啦，她的未来，是她最想要的人生。

烟灰缸已经干了。林姑娘将烟灰缸、骨瓷杯各回各位。

到了下午，骨瓷杯引发了一场大风波。秘书为盛经理沏好了茶，部门领导围坐在桌子旁，等待着他下达任务。这是一场妇女节前的预备会议，盛经理准备表彰一些优秀的女员工，并且为公司的女性客户准备接下来的回馈活动。他们都知道，三八妇女节是女性消费的高潮，而最近公司正和一个女性品牌的国

际大客户商谈，如果成了，今年的年终奖不是问题。部门领导握着派克笔，端坐着等待。盛经理环视了一圈，清清喉咙，啜了一口茶，却噗地喷了出来。

谁也不知道，盛经理的茶中，为什么会有一股刺鼻的鱼腥味。会议也没进行下去，盛经理扶着墙干呕。秘书把他送去了医院。后来，一切指标正常，而秘书被降级成了前台销售。那个白净匀称的骨瓷杯，被盛经理摔碎在了地上。林姑娘俯下身子捡拾碎片，安吉拉挤了进来。她给盛经理送来一个珍珠瓷的瓷杯，比骨瓷杯还要漂亮，圆润。盛经理抚摸着杯子，眼里全是笑意。

公司似乎进入了节前的狂欢。盛经理吩咐，三八妇女节前，要把公司的窗帘全都换洗一遍，给公司的女性们一个清清爽爽的环境。林姑娘搬来凳子，一个个地卸下面窗帘。清洗公司的人来了，没过两天，窗帘送回来脏了。林姑娘挂好了窗帘，拧干了抹布。林姑娘踩着凳子，握着刮水器，来来回回。刮一下，窗户外的建筑物清晰了。再刮一下，窗户外显现了林姑娘的脸。这是怎样一张脸啊。当她还年轻时，云官镇的人都说她就是林黛玉，杏眼柳眉，鹅蛋脸，樱桃唇。要不是被那个跳河的男人骗了，她会嫁得很好。现在，杏眼小了，柳眉弯了，鹅蛋成了蛋饼，樱桃只剩了核。林姑娘用抹布擦了擦那张虚幻的脸。一个恍惚，脸小了。再一恍惚，脸没了。一切只剩下了灰烬。山水是灰烬，高楼大厦是灰烬，数不尽的人来人往，也都会成为绵延的灰烬。他们说，宇宙是寂静的。可是，如果她在宇宙说话，那她是说给谁听的呢？

林姑娘摇了摇头。一瞬间，灰烬里矗立起了房屋、船只、各式各样的旗帜。一瞬间，又一种生物布满了地球。他们也许像人类，也许并不像。可是，她所见到的，真的就是呈现的吗？她见到的，只不过是她的感官感受到的东西，她感受到了，还要被自己理解。那这个世界对于每一个人，都是不同的吗？她不明白的是，大自然为什么要给我们一双眼睛？我们为什么要拥有视觉、听力、触觉？我们既然一起存在着，有着共同的宇宙与感受，那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区分男人和女人？为什么年老的女人只有老去，年老的男人还会有第二春？为什么女人一到年纪，就必须嫁人？身为女性，就只能依靠那些满嘴谎言的男人吗？为什么我们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？为什么我们要被这些雄性激素的动物驯化，为他们洗衣、做饭、生孩子？为什么我们没有话语权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让男人们为我们生孩子？

（上）



有的人

○庞余亮

宋建设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书法作品微笑。书法是宋文江代表老家伙送给老宋会长的新婚礼物：“一对老新人/两台旧机器/不做不服气/做了直吭气。”

宋文江对着宋建设竖起了大拇指，说，好小子，你比你干老子聪明得多，真不愧是我们会长的干儿子。

老宋会长并不喜宋文江安排宋建设做他的干儿子，说，你不要乱开玩笑，人家宋建设也是有父亲母亲的。宋文江说，哎，会长，你不要多心哦，你真想认下这个干儿子，就怕你家的大小姐二小姐也不答应呢。提到大小姐二小姐，老宋会长黑了脸。两个女儿曾旗帜鲜明地反对他和董校长结婚。她们还在镇上宣称，如果这两个老东西非要结婚，那老头子的生死就与她们无关了。

麒麟镇的雨多，雨也是麒麟镇的日子，一滴雨接着一滴雨，从云上飘下来，落到麒麟镇的老屋顶上，又顺着老屋顶上瓦楞往下滴，在檐下滴出了一个个凹槽，凹槽里慢慢积满了污水的水。后面的雨滴会在这些水汪里砸出许多水泡。水泡走动，一瞬间又破灭了。

宋建设已和麒麟镇成为一家人了。连董校长的儿子刘豆子都把儿子送到了建设这边。对于董校长和老宋会长搬到了一起，刘豆子不反对，也不支持，他

并不经常来，他媳妇会把董校长的孙子送过来，送到宋建设这边。开始以为宋建设不会带孩子，恰恰宋建设是个会带孩子的人。

老宋会长跟董校长说，豆子是在剥削人家宋建设的劳动力呢。董校长笑着说，难道宋建设就是你一个人的干儿子吗？

老宋会长也真是喜欢宋建设这个干儿子，他让董校长把他的旧衣服改改让宋建设穿。董校长不同意，要去为宋建设买几套。老宋会长说，我知道你退休工资比我高，但这不是钱的问题。这样吧，宋建设不是准备顶那个宋七世的缺吗？既然补缺，那我们就给他开工资，你拿他的工资给他买衣服。董校长说，那你怎么跟研究会的那些老将们说？他们都不是省油的灯呢。老宋会长说，我们民主集中制，明天我把理事会的人召集起来开个会，举手表决，大家同意给宋建设开工资的话，不就全解决了嘛。董校长说，万一他们不同意呢？老宋会长说，不同意，好像不可能，我告诉你，我宋明德开过的会，大大小小的，也应该有一千次了吧，没有一次不成功的。再说人家宋建设正落难呢。董校长说，说不定呢宋建设能将来中了状元。老宋会长感慨说，真不知道你一辈子怎么教书的？整天小姐啊公子啊状元啊。董校长说，我也就是跟你说说嘛。

宋建设似乎听懂了，又似乎没有听懂，一脸无辜，更酷似照片上的英雄宋建设。英雄的照片是初中毕业照。一寸黑白照放大的。小平顶，招风耳，抿着嘴，小眼睛里满是犹豫和羞涩。

宋建设似乎听懂了，又似乎没有听懂，一脸无辜，更酷似照片上的英雄宋建设。英雄的照片是初中毕业照。一寸黑白照放大的。小平顶，招风耳，抿着嘴，小眼睛里满是犹豫和羞涩。

这个时候媒人又来，当我经历了一些世事，在医院里，在为钱所困中，也在父亲衰老的病重中，我第一次把婚姻的事情在脑子里过了一次。孤弱的我在医院，面对黑夜，身无分文，床上是奄奄一息的父亲，我无奈无救，没有一个人给我支撑沉重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可以倾诉可以把担忧害怕诉说。我知道了更深的孤苦。我知道了此世的炎凉。知道了没有人管没有问的滋味。村庄里也有所谓亲近的人，都是一个冷冷漠漠的脸，没有人来问一句，这时候，至少近亲应该来看看，还有我父亲躺在屋子地下，病了多久？没有饭吃，一块干馍在碗里长霉，没有人知道。倘若我不回来，我的父亲闭上眼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如此境地，如此凄凉，我还有什么理由活得有滋有味地去搞写作？我应该以父亲的病危为重，了却他老人的心愿。而我的心，在如此的凄凉里，也想有一个肩膀靠一下。那一刻，我模棱两可地算是答应媒人看一下。袁倩也说过合适的说一个吧，你父亲都这样了。我叹口气，突然泪如雨下。袁倩也眼圈通红，她揉着眼说：不好就不愿意，不

安下心来。

中午我的朋友袁倩来了。她来看我父亲。村里媒人也来了。来给我介绍对象。他说你也不小了，你父亲老了，你不能执拗你自己的思想，该了老人的一个心愿了。他的话很有道理。很有道理的

董校长喜欢唱越剧，他的嗓音很绵长，如同一根长长的盒式磁带，被风扯了出来，挂在了树枝上。建设透过侧房的玻璃窗，看到了那隐形的婀娜的闪闪发光的带子，正绕着麒麟镇逶迤不已。建设记得一个数字：86米。盒式磁带的带子如果全部拉出来，足有86米。仅仅比那条煤渣百米跑道少14米。

“……须知我也是心头常牵挂/牵挂你舟车鞍马路凶险/牵挂你混乱时局全身难/牵挂你渴时谁人捧茶盏……”

每次，董校长在院子里唱越剧的时候，宋建设就坐在那里听，满眼的泪水。宋建设是知音。真正的知音。麒麟镇上的知音。也是这个地球上的知音。

这天，宋建设由董校长和小豆子一起陪着去招商城买衣服。走到半路，戴着厚眼镜的宋七世出现了。他握着一把杀猪刀指着宋建设问小豆子，小豆子，他是谁？小豆子说，是我儿子的干舅舅啊。董校长笑道，什么干舅舅？小宋你别听小豆子瞎说，他是我们家老宋请过来的。宋七世说，好的，我听说不是请而是骗过来的。建设说，没有骗子。小豆子笑道，你听见了吧，人家建设说没有骗子。宋七世推了推眼镜，对宋建设说，我记来征途。宋建设对他点点头，算是记住了。

等宋七世宋屠夫走远了。董校长说，宋建设啊，你看这个人面相，比白脸曹操还奸，他还有一把杀猪刀，你以后要少跟这个宋七世说话。建设抬头看看董校长，似乎不懂，又似乎懂了。小豆子补充说，他们原来是十八罗汉，后来这个宋七世要造反，要抢权，十八罗

汉成了十七罗汉。小豆子又说，镇上人都说宋建设就是新十八个罗汉。董校长说，他们说得也有道理。

宋建设并没有如期递补成研究会的第十八个罗汉。这里面的缘由老宋会长并没和董校长解释。但董校长估计老宋会长内心还是怵这个宋七世的。宋征途又叫宋七世是因为他高考复读过七次。每次进复读班并不是复读，而是疯狂地追求复读班的女同学。他每天都给女同学写求爱信，复读了七年，他既没有追求到女生，也没有考上大学。第八次，根本就没去考，拿起他老子的杀猪刀做了屠夫。后来，他凭着一把屠刀一张案板和一台电子秤，娶了个四川妹子，还生了两个女儿。生第二个女儿时，必须交罚款。宋七世一分钱罚款也没交。当初老宋会长还在人武部，负责罚款，宋征途让四川老婆拿绳子到老宋会长家上吊。后来没交罚款，但必须结扎。是男扎，宋七世结的扎。宋征途和老宋会长结下了杀子之仇。

宋屠夫宋七世虽没考上大学，但他可自认为是麒麟镇最有文化的人。他宣称，我杀过的猪很多，但读的书更多。麒麟镇历史研究会成立时，老宋会长见他读书多，有见识，就让宋文江做宋七世文书，让他申请加入历史研究会。但宋七世有野心，他要做副会长，还要做常务副会长。本来定好了的常务副会长宋文江很不舒服，老宋会长更不舒服。后来，宋七世勉强做了个理事。每次理事会宋七世都不参加，宣称，我才不做宋江呢，我不会被招安的，我做我的草头皇帝。

（六十三）

能过分委屈自己。我想哭，想大哭，泪就出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哭，我想大放悲声。我知道我不能出声，我不能把哭声喊出来。

下午打针的时候父亲的胳膊胀起来，针头动了。我喊护士来重新打针，护士在左臂上打了四针都没有打进去，我看着针插进父亲长着老年斑的手臂，护士说他的手臂浮肿，打不进去。接着换右臂，右臂打进去，滴一阵，又胀，针头从血管里出来，臂上鼓起来。我去喊护士，刚才的护士不敢来打，换另一个护士打，她看看父亲的两个手臂，她说：手上不能打了，两个胳膊都肿了。护士说只能打脚上。我掀开父亲的脚，把脚面露出来，父亲脚面上的皮硬硬的，像皮鼓一样硬。护士在脚面上找血管，来回擦着那硬硬的皮，看不到血管，护士凭经验插上针，嘱咐我看好，再不能打，她也没有好办法的。脚上血管粗，水滴进去。

看着父亲浮肿的双臂，我沉重的心更深深地往下沉。我再次被不祥的预感折磨着。我很怕，心里充满恐惧，住院三天，打了三天水，没有减轻一点病情，还加重了病，我怎不忧心？同屋的小孩下午回去，他们住了四天，回家再打两天针，是脑膜炎，感冒引起的。这么严重的病四天就出院了，父亲打了三天没有一点好转。

村里人来看父亲了。金稻来了，皮楼的广金来了，父亲看到他们，眼睛里是绝望。广金黯然神伤，他拍拍父亲的肩，指着正打的水，意思是病能好。光金和父亲是一辈子的好朋友，他对广金说：熬不过去这一回了。后来，来了很多人，我问医生父亲的病情，医生躲躲闪闪。一切迹象都让我心怦不安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心里忐忑。我拒绝这个念头出现，我不

汉成了十七罗汉。小豆子又说，镇上人都说宋建设就是新十八个罗汉。董校长说，他们说得也有道理。

宋建设并没有如期递补成研究会的第十八个罗汉。这里面的缘由老宋会长并没和董校长解释。但董校长估计老宋会长内心还是怵这个宋七世的。宋征途又叫宋七世是因为他高考复读过七次。每次进复读班并不是复读，而是疯狂地追求复读班的女同学。他每天都给女同学写求爱信，复读了七年，他既没有追求到女生，也没有考上大学。第八次，根本就没去考，拿起他老子的杀猪刀做了屠夫。后来，他凭着一把屠刀一张案板和一台电子秤，娶了个四川妹子，还生了两个女儿。生第二个女儿时，必须交罚款。宋七世一分钱罚款也没交。当初老宋会长还在人武部，负责罚款，宋征途让四川老婆拿绳子到老宋会长家上吊。后来没交罚款，但必须结扎。是男扎，宋七世结的扎。宋征途和老宋会长结下了杀子之仇。

宋屠夫宋七世虽没考上大学，但他可自认为是麒麟镇最有文化的人。他宣称，我杀过的猪很多，但读的书更多。麒麟镇历史研究会成立时，老宋会长见他读书多，有见识，就让宋文江做宋七世文书，让他申请加入历史研究会。但宋七世有野心，他要做副会长，还要做常务副会长。本来定好了的常务副会长宋文江很不舒服，老宋会长更不舒服。后来，宋七世勉强做了个理事。每次理事会宋七世都不参加，宣称，我才不做宋江呢，我不会被招安的，我做我的草头皇帝。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三）